



特別
^21
4262
5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村重

923.6
Ka 434
50

八二一
4262
5



夜譚隨錄卷五目錄

阿禪
閔預
章儀
麻林
怪風
張老嘴
大眼睛

夜譚隨錄卷五目錄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図書

10261

<2002-258>

石門山

拍林寺僧

薛哥

塔校

呂琪

高泰嶺

某諸生

潘爛頭

煥大

嵩梁篙

獮酋

烽子

陳景之

陳守備

青衣女鬼

汪越

春秋樓

目錄

夜譚附錄 卷之五 二



夜譚附錄卷之五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燕臺文庫

阿樛

雖屬憐愛幼子
語過于激迫然
所言亦甚有眼

柳溝某村有兄弟樵蘇于山者。季入山之深。仲求之弗得。歸告其翁。翁驚且怒曰：不為鴈序而作春令。明知弟幼弱。不加防護。任其獨行。不飽豺虎。必遭顛墜。汝慮我死後。數畝山田。不能獨拒。故欣災樂禍。洩洩

夜譚附錄 卷之五 阿樛

夫輕視小人
初不為意後受
其信者不少幸
也

獨歸耶。仲無以自明，但涕泣自誓而隨之。同至山中，偏覓不獲，尋亦置之。二年餘，因值秋成，翁來往田間，負手觀穫，有獵者過之，左提維菟，右牽一生黑狐，毛光潤如漆，可鑿兩目炯炯，向翁躊躇不前，翁心動，以青跌二千贖而欲縱之。獵者曰：不可，此狝狐也，能為妖。翁曰：倘為妖，必報吾德，汝亦有施焉。卒縱之。其狐奉頭而竄，瞬息不知所逝。翁目送而笑曰：蠢然如此，伎倆盡矣。能妖之狐，恐不如是。獵者亦笑而去。一日

翁有事入都，途中值雪山路連蹊，頗不易行，蹒跚間，忽一媪自仄徑來，目翁曰：翁勞苦甚矣，如此大雪，且暮前去，人居正遙，我憐翁老，盍姑就榻居一息乎。翁感而許之。媪反步為導，踰一壑，即抵其家，溫剝啜一婢出應，色殊佳麗，修飾亦極華美。以太太呼媪，媪曰：客至矣，速備酒飯。且喚三姐來，婢諾而去。媪延翁入庭，分賓主坐。翁環顧內外，屋宇闕敞，垣墉高峻，陳設珍怪，悉不知名，居然巨室，不類山家。目愧山野不

之量道原
卷之五
何解

世歷如許世間
與一觀

狐不負恩如此
恭敬人應愧死

夜言四金 卷之三
文顏形踣踖俄聞屏後笑語聲美婢四五人擁一女
郎出年約十七八娉容修態光彩照人繡衣畫褰儼
似畫中仙子翁遠巡不知指身處女一見愕然色甚
驚喜就媪耳語良久媪拊掌格格笑曰真大奇事既
屬恩人可卽申謝女乃下階展拜如禮神明翁將容
拜奈爲兩婢所持欲下一揖而不可得也拜訖媪復
拜之曰天假之緣得邂逅相遇大恩大德非一拜可
以稱報容緩圖之翁不解所謂唯曰老朽何修得此

形容盡矣
陸

謬誤媪曰翁年高健忘不復記憶矣俟徐言之既而
有筵翁居上獨據一席媪與女共一席居下酒炙並
陳水陳咸備翁逐品茫然但知適口咀嚼飲啜細玩
其形狀變其滋味而已酒再巡女親起浣爵跪進一
觴翁退立座後連稱不敢媪曰聊以抒忱幸勿却也
翁盡三爵復請入席媪詢及里居姓氏翁對以某村
某氏媪顧謂女曰與汝表妹夫同鄉且同姓也母乃
其族之叔伯行乎又問尊閭年幾何矣子女幾人翁

草馳厥隄

河輝

似此叙法真無
及達實妙筆也

神筆

西園神情宛然
帶得

曰無女老妻尚存年五十有二長子二十務農幼子
如在悲酸今年當十七二年前入山採薪不知所往想已
為異物矣媪聞之矍然曰噫二令郎非清瘦長眉而
眉間有釘清者乎翁矍然曰然誠如尊說何以知之
媪笑向女曰怪底說來與阿癩符合強半合思人是
植梨女曰阿癩言時期艾艾且喜味未熟山桃娘
盍問果有是若然則誠然矣翁聞之輒潸然曰豚
兒果有是疾是癖無可復疑矣媪喜曰處以正愁無以報

那得有此快事
那得過此趣人

德德為極今當使父子團聚何快如之亟呼前婢密語數四
婢欣然去移時入報曰來矣來矣隨見一鮮衣少年
同一靚粧女子自外而至媪指翁謂少年曰識得否
少年一見大慟趨拜膝下翁以目視媪媪曰博神恩人勿
驚疑且看二年前所失之令郎較此奚似翁幃燭審
視的是其子不禁淚涔涔墮聲零落媪與女從旁慰
藉之始各止悲女子展拜翁問為誰媪曰甥女阿羅
也名久為恩人之子婦矣昔者令郎樵柴悞墮岩下適

異類明理如是
又不爲守餘膚
如是

遇甥女救之。彼時以甥女再弱，未字人，僭爲主張，卽以令郎入贅。不意卽恩人子，苟知之，送歸久矣。今于此會合，洵非偶然。行當使甥女歸事舅姑耳。翁謝曰：感大德，畢生之幸，特家貧，不堪屈令甥女。再尚有事人京，容徐議之。媼曰：恩人無事，辭費甥女，旣歸公耶。荆釵布裙，分所宜爾。若爲入京，亦不過爲阿堵物耳。不腆粧奩，雖不至豐，亦不甚薄。保恩人下半世不復求人。翁喜，愜過望，是夕歡飲而散。季伴翁宿于廳西。

何等厚待，每見世人受人厚惠，不惟不知報答，卽報之久而便一矣。如狐之念，念不忘者甚少也。

翁于枕上細詢由來，語刺刺不能休。至鷄鳴方寤，次日媼令阿雛束載從翁去。將行之前一日，媼置酒爲餞，酒再巡，媼避席謂翁曰：相處數日，恩人亦知老身爲何如人乎？翁恍然自媿，還自誓曰：老特但知砥礪諸事，不顧耶。故問邦族，媼曰：老身姚氏，本秦人，甥女葛氏，向鄉井老身孀居有年，又無子，只此女行三名。好名。阿穉曾荷恩人再生恩，旦夕思報，未果。今聞家中大郎亦未婚，願以女蘿附託松栢，莫見棄否？翁遂謝曰：

異類陳概如此

居然寶物與麗
八同載而歸矣

成。援令甥女已為非分，詎敢復苦令愛。媪曰：老身不
支，但知言脫于口，不可復收。請先歸，少有嫁資，俟粗
備。當親送魚軒，到庄無事親迎也。翁不能却，即向季
索得鏤玉香球一枚，聊以為信。媪親結之阿穉胸前。
季已有此香物矣。羅帶上，緝垂頸，頗形羞澁。翊日就道，相與囑別。各有
泣。渡門前，駕三犢車。翁父子乘一輛，阿穉暨二婢乘
一輛。其一輛為輜重，輓輓而發。山路崎嶇，望之似不
能通。輒而車到處，綽然有餘地，亦不覺軒輕。翁撲寶

彭客盡致

季何福至此

而不知究理者，唯深讚車制之巧，黃犢之健而已。日
未晡，車停不進，視之已至家門矣。尤訝其速，伸出見
之，驚問歸何急。裝何厚。既而見其弟，又載三艷女來。
遂結舌不能致詰。翁未遑悉述，先令季導婦入見。其
姑視卸裝已止，御者宿厚賞而重犒之。御夫拜賜，即欲
辭去。翁以日暮途遠，力止之。而車已馳去。翁方頓足
何尚憤憤。怪其何苦夜行，忽見數十步外，一車為樹根所絆，翻
入田間，側不能起。翁急前救之，非復故物，但草人芻

村人平生未睹
何怪如是

牛並稽車一輛耳。大驚奔告其子。阿雛曰：始固有此戲術，時一爲之，不足詫異。亟令季收而貯諸箱中。翁入見老妻，備告得婦之由，並述聘婦之事。妻亦驚喜。隣里相傳，咸來致賀。凡見阿雛者，男則顛倒，女則欣慕。倩疑撫，議論紛紜。居無何，阿雛謂季曰：致語阿翁，速辦筵席。於子送三姐至矣。季告翁，翁曰：嗤，媳偶作夢，汝奈何拊和之。季慙而退。一食頃，聞門外人聲鼎沸，搥門者若甚衆。翁急出視，媪已降，與侍女六七

村人蠢態不知
若何錯亂可笑

人扶阿稱，紅巾覆面，錦衣繡裳，一湧而入。粧奩隨之以進，光彩耀目。填塞草堂，媪一揮，從人車馬一霎盡散。請翁曰：親翁勿悵惶，凡有所需，諒甥女已皆預備矣。不必蠲吉。今日便佳，即可喚婿來拜堂也。仲遂巡趨出，參差不復成禮。衆婢皆笑入房，合香訖。阿雛指使布筵，則豐盛十數席，水陸俱備。不測何時，何人所置。辨翁夫婦大駭，乃叙坐而飲。飲次，翁見粧奩堆積，深以所居狹隘，不能容納爲憂。媪曰：無慮，在多數倍。

如生
切出村老口角

亦能相容也。因令諸婢往來移運。盈階滿室之物。悉入洞房。房不加廣。而位置羅列。繞有隙地。翁私嘆富貴家諸事得法。隨地設巧。較我貧拙家多收數斛麥。乍添一甕。輒填塞無坐卧處。視此真心田心才力。百不遺一也。三朝後。媪辭去。留二婢為媵。將發。翁私囑其妻曰。親母初見時。謂我與其女有再生恩。故以女嫁二郎。彼時未便研究。汝其密詢之。勿作胡盧提。致人悶悶。妻如所教。詢諸媪。媪曰。人在汝家。徐叩之。

此時方問

妙答

村老已極
以二女送村夫
頗大不當事

可知也。亟計車去。翁又囑仲。乘間問阿村。村曰。翁所作事。翁自知之。何問我為。仲覆翁。翁終茫然不悟。第安之而已。二新婦入門後。順事舅姑。調和琴瑟。咸無間言。且從此衣食豐裕。凡百需用。取諸笥中。無所不給。望似農家。實同朱頓。村人艷婦之美。羨翁之富。無不耿耿。頗有宵小。夜間潛來為盜。幸二婦覺察。往往戲弄之。而翁殊為厭苦。偶出田間行食。見前獵者坐村內。方調一犬。翁薄觀之。垂毛綠眼。狀極獐惡。翁嘖

此詩知春物伎倆不

福。机。袖。矣。

前謂狐仁人之
心也此謂犬作
仁心泪矣前召
福今召禍不亦
宜哉

噴曰此其所謂獅子狗乎。獵者曰否否此名為狻能
昨虎家畜一頭無論竊盜即有崑崙神技者亦且畏
之予以錢八千得之于販羊回民者齊盧秦獫不是
過也福机動矣八千錢易與耳得此狻犬何復憂盜賊
乎遂以錢十千欲買之獵者曰不可此犬昨人立死
翁曰正欲其能昨死人也遂牽歸甫縱于庭適二新
婦自庭後來笑語方譁忽舉目見犬息聲失色瞥然
却走犬大呌直前逐而攫之翁驚呼奔救穉已被噬

聞至此廢書長
嘆嗚嗚者千百
次不復再閱矣

翁真村愚

無端送二女來
慘死媼不得無
罪

斷喉踏地不動犬又捨穉逐雞昨其踵仆倒拖十餘
步二子亦驚出借翁極力撻犬救之已死但見二黑
狐臥地上衣服履襪宛如蟬蛻二子號咷大慟翁錯
愕良久猛悟當日贖狐事所以云有再生恩也且悲
且悔憐其義議治棺衾厚葬之方商酌間忽自外有
哭而入者蓋媼也席地抱二尸而哭之曰詎意見輩
罹此閔凶學術短淺安能御此慘暴乎嗚呼哀哉大
恩不報之說良有以也翁聞家亦環繞而哭聲徹隣

比媪以手捫尸胸曰幸尚可抹歸以藥之可也翁率
二子挑挺縛犬打殺之媪謝之曰親翁是舉足明素
心矣尋于腰間解一白布囊盛二尸負之出門翁等
追送之已遠矣

蘭岩曰圖報舊恩不惜二女狐真不可及

閔預

閔生預浙西世家子貌既都美且善修飾年二十有
一從其季父青巖入都青巖入棘閔送場畢苦寓中

聞不知見凡事
昔然

活畫

岑寂夙聞崇文門外有金魚池意必幽勝姑往遊之
至則錦鱗深潛于濁水秋草半萎于荒塍雖有數處
蘆棚揭青帘貫白酒而酒徒紛擾不足留連索然興
盡徘徊思返忽見一人至前貌雖不揚而衣冠濟楚
拱揖曰今日之遊樂乎突如其來閔家居時足跡不出書室雖
千里作客見人尚多覩覷不善周旋一旦邂逅生人
竟期期艾艾謙謹而矣其人曰聽兄言其浙人乎曰
然其人即操浙西土音曰然則親不親故鄉人也邂

言謂曠王請客

紅丸中却有如
許佳境

近遇此正好敘談鄉曲請借第一屈可乎言次握臂
徑行生不能固辭隨之至關市一酒肆中甚精潔其
人呼酒勸進甚力閔固量淺不得已勉盡數觥兩目
已眩其人挪揄之曰兄誠不能飲蓄有少藥服之酒
力頓解兄會須強飲一盃乃探囊中一小紅丸浸盃
中促閔飲之飲訖輒昏然不能復有知識既醒見燭
光映射四壁如粉之白獨卧紗帳中身無寸縷而紅
衾繡枕軟膩温香酷類貴家閨闈大驚而起漏覓衣

一醉得此沈酒
香所以多也
因此時備被人
誘入龍陽當如
之何

履。邈。不。可。得。傍。徨。榻。上。癡。坐。沈。思。日。間。事。強。半。忘。懷。
唯。記。與。一。人。在。館。飲。酒。不。解。何。由。至。此。此。又。何。處。又。
何。事。驟。臥。衣。履。又。何。不。見。疑。惑。漸。滋。怛。怖。殊。甚。側。耳。
四。聽。竟。鷄。犬。不。聞。良。久。倏。聞。啞。啞。笑。聲。自。遠。而。近。漸。
至。窻。下。覺。是。婦。女。音。響。愈。皇。遽。俄。聞。振。管。闐。扉。聲。有。
二。女。尼。啟。簾。入。一。可。廿。許。一。可。十。八。九。青。頭。素。面。容。
態。雙。絕。一。含。笑。躡。足。剪。燭。一。置。別。几。上。似。預。知。牀。土。
有。人。恐。致。驚。寤。者。第。低。語。云。此。時。莫。醒。否。既。而。日。盍。

何堪報之有足
見善癡

此却何為

尼何沮率陽生
直豁笑大方矣

淫蕩至此問何
以賞之

不言因錄
往觀乎乃同至榻前。閔懼且赧。僛遽不知所措。但引
被。冒首屏息不敢少動。二尼啟衾共相撫摩。閔知不
免。因起跪枕畔。叩首求恕。二尼相顧而笑。一尼曰。書
癡胆大如豆。何事蓄縮。乃爾我輩非噬人者。可以無
恐。閔見其温存。意殊不惡。心稍定。漸悟為人所誘。倒
載至此。必難驟脫。姑安之以伺衅。二尼遂與綳繆。床
簀之歡。夜以繼日。二尼又引其類。二人至。一年約四
旬。一三十餘。亦與交結。與尤狂蕩。漸至白晝。其

曰。明日悟明此
悟此耳

如此籠絡佳士
恐能應命者少

相裸逐。私詢前二尼。此果何地。卿等究屬阿誰。乃能
隱匿外人。獨不畏人言乎。二十許者曰。君誠惑者。不
妨實告。此尼菴也。幽僻深邃。别有洞天。見景初師弟
景默。年長者師也。號明心。中年者叔也。號明悟。君所
與飲者。卽菴後郁醫生。素受我等囑托。利我金資。廉
訪佳士。詎意得君。誠天緣也。君第安之。此間樂無復
思。出閔始醒。然無何。閔求去。尼皆笑而不答。但詠魚
元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之句。以亂之。閔無如

俟則思淫此則
勸而思返

不用則殺亦賊
大狼

委頓非生之自
取乃卿等所擾
耳河戒生哉

絕處逢生非大
上慈悲烏能脫
此

之何尼每去必反鎖戶闔日兩餐皆二小尼親送魚
肉皆具味且精美不素食也夜則圍坐暢飲醉則共
榻狎褻達旦四尼有輪環而閱則無止息也于是不
勝其憊瘡而且嗽無復舊時手韻得在牀片刻偃息
即為樂國一日方寐適明心至見其狀已生厭色及
此。到。大。失。所。望。探手股際良久不能振作意愈怏怏陰與三尼議閱
生狼狽若此不如殺之以泯其跡景初大駭急止之
虧此人日師姑少耐我能調劑之不久可用幸勿出此語乃

亟入室撫慰藉之戒其靜攝無致委頓自此諸尼
悉不復來旦夕所需皆景初慰懃祇奉閱頗感之而
思家之念無刻不迫室中舊奉觀音一龕朝夕拜禱
求脫陷阱又檢案頭經卷得觀音咒誠心持誦之日
以數千徧久之睡夢成誦一夜方誦咒有人呼名驚
視之見一媪立帳外捫之曰速下牀我送汝歸遲則
悞乃事矣閱驚喜不暇致詳披衣跣足而走媪在前
以手拂戶門自闔閱尾而隨之媪身有白光如月到

溫柔鄉竟成陷
人人阱矣

夜誦經金 卷之五
處映徹如晝。一路行。復道中。兩壁高峻如城垣。歷數
重門。媼至。徹開。無有阻碍。卒至一門。媼停步。謂閤曰。
即從此出。勿走回頭路。閤方欲申謝。已失媼之所在。
始悟為大士化身。救拔苦厄。默誦寶號不絕。踉蹌奔
數里。約去庵已遠。仰觀星轉。漢斜。可四更將半。遂躡
身一土鼻下。憩焉。既晨。辨之。則天壇之北垣下也。計
在菴月餘。已際殘秋。在菴不覺。此時病體。單衣。縮如
卷。惘不知青巖寄托何所。竟至會館。詢之。咸謂失姪。

入溫柔鄉人且
忘死此乃涕泣
以避之始悟道
矣

復下第。幾番覓死。賴鄉親寬解。今已肄業成均。且設
帳于內城某街。某衎衎某旗某哈番家矣。閤乃向鄉
人假衣履。如所教踪跡之。得與叔見。叔且驚且喜。且
悲。繼之以怒。詰其一晌。何往。閤伏地涕零。備述其故。
叔錯愕久之。因泣曰。京師之地如海。老子世途者。尚
多入人騙局。况嫩少年。何得輒與人飲。自罹罔罟。非
大士慈悲感應。欲全軀命得乎。亟保病體。勿使汝父
母怨我于四千里之外也。閤能畫叔命其繪大士像。

供養齋中。主人聞先生得姪。置酒爲慶。話及尼事。無
不太息。主人爲文公子士玉親戚。故士玉與閔交最
善。知其事亦獨真。

開齋日。嘗聞一陰一陽之謂道。夫唱婦隨之謂倫。三
代維隆。屏異端于域外。二南攸美。攸雅化于房中。怨
女曠夫。王政最憐失偶。孤鸞寡鳳。詩人致慨離羣。頃
見佛國云遙。空門不靖。至使西來大意。日就披靡。東
土衆生。自爲簧鼓。良堪悼也。豈不悲哉。惟是紺宇琳

宮。不少閨黎安享。香臺蘭若。恒多魔女羣居。在化裁
固難緩于沙彌。面開導宜先施。諸愚婦顧念伊剃度。
亦有因緣。或多病而誤信星書。父母忍心割捨。或早
寡而情傷。破鏡閨門絕意。修容或失琴瑟之調。還小
忿而烏雲輒剪。或抱琵琶之恨。恐中棄而白髮靡依。
于是禮金粟以向空門。木圖懺悔。擁蒲團而課靜室。
漸覺孤清。暮鼓晨鐘。翻出淒涼之響。春花秋月。暗生
活潑之機。既而借托鉢以延門。每致桑間之約。假安

夜言隱金 卷之五
禪而閉戶。頻來月下之敲。阿鼻之罪孽。難消沒齒而
聲名盡。曠爰為善計。莫如返本還原。代作良圖。須是
改換頭面。壯者亟當擇偶。幼者速使歸宗。縱或繞樹
無栖。自有縫裳之揜手。即使折心不轉。何妨繡佛以
明心。與其暗脫袈裟。漬汗三寶。曷若明搖環珮。講究
三從。學簪花而捨拈花。荷為不可倩。貝葉以充紅葉。
何使如之。明鏡總非臺。幸有溫嶠玉鏡。赤繩堪繫足。
無須彌勒金繩。苦海翻身。昏波臻岸。是則宿願恰成。

心願無情。化作有情。甘再潤菩提。始信因緣結果。春
風吹秣樹。欣看連理成枝。豈非正風俗之一端乎。亦
是順人情之大道也。

蘭岩曰。淫尼陷人。令人可恨。乃生以貪杯幾死。
可不慎歟。

章秘

鎮番章秘。世居水磨關。少好勇。十七八歲時。獨負弩。
入北山獵。取雉兔。日暮不得歸。露宿懸崖下。甘寢至

好此者不知何樂

西 漆去聲以
舌取物也

去味平生可倦
便相戲耶

夜譚隨錄

卷之五

二

夜半覺有物。西其願領間。亟啟目。就月光觀之。人也。
欲起捉其臂。則一美女子。側卧草露間。宛轉嬌啼。若
不勝其臂之痛者。章憐而釋之。女起坐地上。徐徐理
裳。冶容絕代。問深夜何得至此。女曰。見家去此里許。
偶步月巖下。見郎熟寐。童心未改。聊爾相戲。不虞郎
幽莽。乃兩章曰。然則胡為因吾類也。女含羞俯首。不
能置對。章目炫神奪。遽前擁之。女極力撐拒。方擾攘
間。驀一婢由山徑之蹊間。至息而至。訝且叱曰。何處

得理

此時不違他願
矣

小郎強來拉人。閨秀耶。章曰。彼自來就我。豈我虐矣。
西施婢。矇曰。強人復具俊口。不足與校。情理小娘。但
歸休。乃掖女子。循蹊徑去。章少年不檢。施從女子之
所之。越嶰嶠。踰澗壑。約五六里。于松林內。得瓦屋數
椽。繞以沙竹籬。二女入。章亦履卽入。婢回首。睨之。而
哂曰。此小郎亦太頑。甲資夜入人家。欲何為耶。女掩
口微笑曰。想非奸。卽盜耳。聲清銳如春鶯。章揖之曰。
小人開罪。小娘故踵門。荆請敢云。奸盜乎。婢曰。小郎

夜譚隨錄

卷之五

二

女願交而不俗

能屬對乎。章曰：即使能屬對矣，將若何？婢曰：兒家小娘子，歲蕤之質，方十六，孤處無依，欲求人家，蘭玉而伉儷之，未肯輕易。嘗作一對誓，有人能屬之者，願以身歸之。郎苟能屬，是大緣分，否則不敢留行也。章固不識一丁字，第不欲遽示空疎，乃給之曰：始言何對，倘可屬，未可知也。婢請于女，女書之于牋，婢持向章，且讀曰：織女星辰，永相睽，且一年兩會，蓋是年值閏七月也。章不解所云，輾轉問，面熱如火。婢背女小語

此等應勝紅娘，章則大遜君瑞

物，章子只好有此

秋章曰：郎第云，梨花月午，嘗獨坐每半夜三更，竟再三期，期述之，猶訛兩字。婢吐舌忍笑，女哂曰：此必婢子教壞矣。婢曰：小郎口吃，且非章，何士小娘無復拘執矣。女遂納章，與其寢食，好合無間。女贈章金釧一枚，章答以玉珰，拾女繫諸裙帶間。女極慧，特鑿蠶殊甚，每食禽獸之肉，腹笥兼人，雖至饜飽，猶耽耽于餒。餘章變之，不以爲怪。日出獵，取以媚之。女與婢間日一出，歸必暮夜。章詰其所往，女曰：有寡嫂居大黃山。

文選直案

章使

荒僻山中獲此
佳麗竟不加覺
紫邱章流武人

故時往探候章驚曰大黃山狼藪也聊奈何數數往
來且必夜歸耶女不答往返如故章深以為憂請借
行女堅拒不可章患狼之為物性雖狡獪然無飢飽
過物輒啖腰纏中所蓄木斃子頗饒默以毒黃羊肉
置山徑間自北山至大黃山凡十餘處蓋欲殺狼以
衛女也是日女與婢復出通宵不返章憂疑坐以待
旦至曉弗歸章思負弩往逆之見二狼死草間毒肉
尚有餘者章以狼為中毒死矣拖狼入林中而林中

為狼守義奇極

有文衣襲識為女及婢所服者大驚檢衣視之忽
一物落石上拍拍有聲諦視則定情時贈女之玉玦
拾也駭甚拾之以歸至則瓦屋竹籬化為烏有唯土
窟亂柴繞以流水荒山而已章徘徊延佇盡夜支頤
終無消息餓糧盡絕章號眺而返不復再娶予在金
城時章已為子總年前二十四每詢及女子之事章
悲感之色猶可掬也
開齋自五涼之地多狼金城今永昌縣尤甚其鹽羊用獨

夜言四金 卷之五
噓牛馬用衆。啗人用奇。亦捕禽鳥。伺禽鳥集草間。銜
飛蓬一叢。蜥蜴行逼而捕之。遇獵者。或帶馬鬪。以
禦弓矢。是不特用獨。用衆用奇。且其術多。貪得無
厭。往往爲人所斃。夫能用獨。用衆用奇。術可謂智。
而巧矣。而卒不免者。貪也。智而貪。此其所以敗也。

蘭岩曰。惡獸如狼。而能屬對。妙麗婉好。乃章居
然人也。而目不識丁。貽婢子笑。深可媿恥。竊願
世之稍欲有爲者。甚勿視詩書爲身外物。日事

嬉游。一旦讓狼子而已。不能也。

麻林

天津林茂子家人劉忠密友也。以面麻故。麻林稱也。
與其友通州宋姓者。皆從浙江某監司爲常隨。相交
極密。寢食必俱。及監司罷官。二人流落江淮間。無計
還家。未幾宋病痢死。無所歸。林傾囊倒橐。殯葬如禮。
思之弗諼。恤冷節。欲往一奠。苦之貴未能也。一夜忽
嘉宋謂曰。相好多年。忍餒我之鬼乎。林許其必祭。宋

此言而反道。林
者。可醫矣。然林
待來如此。殆亦
常隨中不可多得
得者也。

回憶前年臨邑
今日長勝原

鄭重而去越宿復夢見之責以爽信林以乏手對宋
曰二三緡之數難辨如此哉胡不向南關金四貨之
南關金四郡之富人也明日林果往假之不可得中
心頗悶是夕宋又見夢曰清明近矣獨不能破慳為
故人送一陌錢耶林歎曰憶昔同在浙時盈于累萬
之貨咄嗟可辦不意今日之窘異乎尋常見姑待之
從此節不能中元必有以倍之矣宋坐榻上啜泣曰
○何○不○見○諒○如○此○掩骼幾日遽爾溥情生死之交不應如是林不堪其

宋也而豚深為
可憐乃即以之
餽宋尤覺得當

貽捉背而起欲與盡言宋大驚求退林不放宋擺脫
甚力林覺其異急取被冒其首而裹之夢已醒聞被
中嗚嗚然猶有哀懇聲林驚惶極力捺之漸覺縮小
而聲嘶且宏良久不動啟被審視無復為宋但見一
豚踏榻榻上遺矢穢甚重二十餘斤林通身汗流逾
時心始定睇豚笑曰吾有以處之矣次日將豚入市
貨錢二千盡置酒盒香楮往祭宋墓天慟而歸

蘭岩曰狐假虎威荼毒百姓常隨無良往往如

此流落異鄉死而魂僂良可悲也乃卒化為一豚雖林貨而祭之而其人已畜也可見矣

怪怪風

涼州大靖營所汛有松山者在沙漠中古戰場也先大父鎮五涼時遊擊將軍塔思哈因公過其處以兵三十五騎從至則日見西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約數千仞色蒼紫中有火星萬點如營蔽日而來有聲若干雷萬靈衆皆失色馬亦驚嘶塔驚疑

天如其來令人
駭極不解何故

謂此必山移矣俄而漸近不及迴避乃同下馬據地閉目互相抱持自分糞粉頃之大震天地如黑人人滾跌體自斷蓬馬蹄人顛逾時始定次第甦醒彼此懼呼幸不失一人但皆脫帽露頂滿面血流石子嵌入面皮深者半寸抉之乃出大者如豆小者如椒驚定知痛超乘急馳回望高山已在數十百里之外矣日暮抵大靖營參戎馬成龍見之愕然塔告以故馬乃大笑曰苟山移公等無噍類矣據云所遇蓋旋風

憂慮至此亦云
善哉

也。入秋則有之。至冬尤甚。今隆冬無足怪。所可慮者。公與彼三十餘人。從此晉成麻面。年貌册。又須另造矣。塔因歎。浮沈宦海中。歷有年所。衝鋒破敵。幾歷危塗。今行年五十矣。從未嘗見此獍。不特未見。亦未之間。今塔面多疤痕。在額角左頰者尤巨。即石子所嵌處也。

蘭岩曰。非宦途不能遭此險苦。亦不能值此怪異。

張老嘴

宜君有于總張老嘴者。以嘴大而得名也。從一同僚家夜飲。二更後提燈如廁。見一人裸卧角門下面。闊尺餘。吻角入鬚。睡思正濃。張力蹴之。化為黑雄雞。繞砌而走。格格而鳴。張捉得烹以佐酒。

蘭岩曰。怪化為雞已奇矣。而張竟烹而食之。更奇。張真口腹人哉。倘食之。而有不測奈何。思茂先曰。有人早起。見床上有凝血一方。約六

同物貪睡若此

七斤問諸家人，皆不知所自。其人乃碎切炒而食之，味如猪血云。

大眼睛

宗室雙丰將軍，夜坐讀書，忽見一物，類蝙蝠，直撲燈來，急以手格之，拍然墮地，化一大眼睛，闊數寸，黑白極分明，繞地旋轉不息，久之方滅。

栢林寺僧

栢林寺某僧，積聚數十年，蓄白金十兩，鎔成錠，盛以

此大眼睛子白平

此抱話頭何如

荷囊什襲胸前，一日忽失之，遍覓不可復得，真想亦不記憶，失于何所，日久成疾，頽然不起。舉寺悉知其以失金所致，罔不悼惜。寺中涵坑深且濶，積穢滿例，僱人淨之，適淨人出糞，得一蝦蟆，大如升，緊抱一物，不少鬆放，力擘之，見一荷囊，內貯金一錠，約十兩。眾僧莫知所自，且時際隆冬，蝦蟆何以獨生，猜疑間，忽憶某僧失金事，持以示之，僧乃蹶然而興，蝦蟆倏不見，識者謂是僧精神之所凝結而化成也。

守錢虜何如此
蟻眼

瑋亦有胆

鬼物恒有似此亦覺可思

夜詣陞金... 如數十雞... 塔就觀之... 輒開去... 不能審諦... 乃以石擊之... 紛然四散... 盡作小旋風狀... 濃黑色... 羊角而起... 上人家屋簷... 遂不復見

呂琪

呂司馬季弟琪... 從司馬官嶺南... 署東有小院... 頗幽靜... 書舍前一小軒... 繞以迴廊... 舊有石欄古井... 在軒右... 未嘗取汲... 用作點綴而已... 井畔二老桂... 犬皆合抱... 值夏夜月光甚皎... 琪納涼軒下... 隱聞井中井井之聲... 不絕

日服七枚... 是誰教之

訝焉... 凭欄而窺... 見井中水白如銀... 中有紅丸... 大如彈子者... 約數十百點... 光明如火... 向上競相跳躍... 漸躍漸高... 去欄僅尺餘... 琪驚走叩門... 白諸司馬... 司馬例屣往觀... 亦大駭... 次日懸重賞... 得勇夫... 縋下探之... 無他異... 祇摸得隔年桂子... 數十枚... 鮮赤如新... 琪即戲以井水服之... 日七枚... 七日而盡... 適四十九枚... 琪後至九十九歲... 終身無疾病... 平原董曲江太史見之... 問之... 誌之... 故能鑿鑿言之

衆欲快自便怒
患之可見凡事
不可因人激發
而遂一往不顧
卒致自傷也

蘭岩曰琪殆有仙緣耶不然那得此桂子延年也至適符七七之數則更奇

高叅嶺

鑲白旗漢軍高叅嶺以拳勇聞同時林某福建人為香山教習亦負盛名高訪之相與較論言多不合氣復不相下衆欲觀二人優劣咸怨思之曰曷決于一試乎高乃攘臂立庭中林亦忿忿相搏者久之衆慮有一傷復從旁解釋曰此等語最為戲弄人二公皆妙手也昔輩已深敬

服矣請暫息二人乃止林閉口不發一言掉臂下山去衆目送之曰教師怒極矣高獨笑而不答林行至山半少住俄而蹲身于地不測所作良久復行衆疑之好事者跡而觀之何苦如此但見鮮血一掬血中纍纍然不辨何物拾地芥撥視則牙齒八九枚始悟交手時林齒已中高拳故高之無言林之閉口各已默喻之矣自是高之名愈震後十餘年高為江寧協領適張家口市馬數十匹至將軍坐箭亭閱之馬一湧入柵勢

不可止高不及迴避爲馬頭所觸正中口齒落十數枚或言馬卽林之後身說亦近理
閑齋曰生以拳男知名乃死後猶作馬以報好名之累亦甚重哉

某諸生

吳門諸生某醉歸自某訓導家漏已二下獨籠燭行僻街中相去一矢地外有紅衣女子行其前約畧甚美心儀之盍追及一睹容華比追及果艷絕試以游

酒後心數幾殆
不惟河可也

語而不愠因詰其深夜寢寢將奚之乎答曰家在許舉子橋生曰巧極矣與予同出一途可偕行相伴于是且行且謔既至女顧謂曰姑留兒家打入心坎一宿可乎生喜非望應曰實生平之至願俄而入門有小樓二間女緣梯而登生隨登女曰請少坐兒入取茗女入生瞥見一少年郎倚窓觀書心殊志忑頻駿之焉覺其顏色慘變自于項上取下其首置案頭生駭極大叫而踣對戶有業腐者早起淋漿聞聲出救見有人在

自覺上樓却是
下水為惡人不
自覺其下流而
反以為上流也
雖此句

橋下水中拯之逾刻始甦詰得顛末生曰但已登樓
何知反入于坎乎眾咸詫異業腐人始述近日有淫
婦姦夫為本夫殺死于此君所遇想即其鬼之為厲
耳第二人已死何由尚得聚首甚不可解也

蘭岩曰奸夫淫婦遭慘死而為厲何解倚窻觀
書天下事多不可解

潘爛頭

潘爛頭不知何許人為道士於京江有異術少時不

如此役神可憐
一笑然彼時憤
真官亦只好把
黃紙耳

自檢登洲邊以符咒拘一真官至問何事潘戲曰速
把草紙來官大怒以筆點其額跌落洞中點處遂潰
為瘡終身不愈因以治病有患癰疽者即以其瘡之
鹽血少許塗之無不瘥人知其姓而不知其名也成
以潘爛頭稱之爾所居古觀在城外門前跨一石橋
流水繞之遊人喜其幽靜往往憩足其上會江西張
真人入觀將渡江或謂潘曰汝素以術自衛今天師
至矣敢與之校讎乎潘笑曰天師何能為吾不令其

修重八漫作兒
戲亦破藝寶冊
咒

波江彼將奈何或曰勿大言汝焉能使之不渡潘曰
可面試也乃注水于盆取竹篾編小舟如掌大繫以
縵而引之至東復西往來不已時張之舟已挂帆乘
風被浪而渡甫能近岸輒為逆風所薄仍還故處如
是十餘次竟不得渡有司迎候久咸以為怪或有知
潘所為者密白太守太守大驚親往止潘張乃渡既
而知其故深銜之命駕過訪適潘他出其徒拜迎張
環視觀前指石橋謂其徒曰此橋大碍風水盍毀之

其徒曰未奉官勿敢專也張曰無傷也吾為爾召役
取命鳩工毀橋未及半得一白鶴羽毛未竟引頸長
鳴見人驚舉飛不逾丈墮于水滑視之斃矣張乃去
潘自此得病半月乃亡

閑齋曰銜銜而失却一神仙深堪痛惜矣乃張以小
怨輒下此毒手亦豈真人作用哉世之小有才而游
戲無忌者均宜以潘爛頭為鑑矣

蘭岩曰予素聞此事觀此乃得其詳人每為潘

潘爛頭果有物
神之術也張真

文庫道錄

卷之五 潘爛頭

三

有毀橋之報
毀橋每長公強
人說鬼始說之
維繫之可耳

惜子獨不然。當其均冥官時。已未免慢神矣。借其瘡血以愈人病。天固留作醫人。用耳果有神。仙之因張亦焉能破其機哉。毀橋掘鶴亦天數也。夫何足惜。

癩犬

粵西某村。居民數千家。俗尚畜犬。以為食。值夏日酷暑。其犬盡癩。人被傷而死者。日以百數。有術士來。禳之。犬成聚其前。人立嗥吠。若有所訴。術士喃喃似有

解慰之說。犬悉俯首。泪下如雨。術士嚙破其指。以血喫之。其犬四散。不知所之。

蘭岩曰。枉殺之冤。癩而為厲。犬已得一報其怨。彼遭荼毒而不能伸其怨者多矣。亦有幸有不幸耳。

嵩梁篙

嵩梁篙。以身修長而得名也。官某部筆帖式。其親戚有苦狐崇者。嵩偶至其家。適有飛石破窓。舉室變色。

嵩公子曾與同
官然不知崇有
城狐之事

以此嚇人人且
莫視孤又何思
哉

高問得其故怒摘其帽擲匠頭指帽上金頂大言曰
何物妖狐敢放肆乃爾豈不識此為何物耶此雖金
頂非云小可乃朝廷制度也汝誠能侮人曷不去擾
亂我家庶既強項而欺人孤兒寡婦唯孤兒寡婦之
是欺則我老嵩之所以震怒也孤果為其所懾我不敢
逞其家喜悅敬服以酒酬謝高愈大聲急呼夸其
帽頂辱言萬端方飲噉而忽家之老平頭至息嗚且
來告曰爺尚在此飲酒耶家中不知何故門牕器物

大言人每每狠
但不堪

盡為飛甍打碎老太太驚嚇欲死爺不及回乃尚在
此飲酒耶嵩初猶不信既而家人裴瑯告急而至者
踵相接也嵩始悻悻不知所措二奴掖之急走遺頂
帽于匠其家追還之嵩日期期不必姑留鎮汝家狐
怪

蘭岩曰方正不阿雖布衣而神鬼欽焉區區以
銅臭物大言嚇狐豈與汝較量品秩耶

獺貺

桓行馬也 交互其木以爲
遠聞也

涼州多獺吐魯番醃而貨之百錢一頭味似南方果
子狸而肥大過之武生折蘭者膚施人虬髯偉質食
兼數人而尤喜啖獺雍正間從軍出塞徑山丹道上
見獺十數頭皆人立連臂而趨折下馬逐之獺翻身
返面向折長跪聲啾啾可辨同聲曰餽命饒命折與
同行四人共聞之大以爲異遂奮去是夜露宿于野
聞帳外有簌簌聲出視見羣獺各挾草葉裹沙齧置
桓畔而去收之得二斗餘折誓不復食獺後有人勸

之折曰吾曾受獺頭可復食同類乎

開齋曰予在五涼頗亦食獺獺食草根冬蟄啟蟄後
兩腋有壽不可食人手人足肝十二葉閏益一葉一
窠而有前後戶猶二窟也然而烟熏之犬逐之無能
免者嗚呼魏武疑塚七十二真家猶被錙也二三畜
何足恃哉

蘭岩曰獺特以沙棗報恩耳乃折名之曰賄豈
此風信及豚魚耶

是見其景象
以物見鬼更
覺可異

烽子

予在鄞江聞把總以正陽述其守上杭時所轄某汛
山郵也居民數十家零星散處地殊荒僻忽萌妖異
露宿者往往失去小兒或腦破漿空而死遂各相警
備雖夏夜酷暑亦必扃鍵戶牖甚有藏小兒于箱櫃
中者患此近一年矣會新募烽子某乙以火鎗荷弓
矢行李自上杭之汛未至數里日已暮天大雷雨以
風乙不能進止一神祠下祠東悉荒墓旁一大枯樹

人作怪

與雷敵然婦
不惡其矣

功匪小

霹靂環繞不暫捨去乙覺樹頭有物借電光諦辨之
見一婦人紅衣白面披髮跣足兩眼赤大如燈躡身
柳首手持白絹一幅長五六尺雷聲甫下即以絹拂
之雷復騰起如是者數次乙大駭陰念何物婦人敢
與雷敵細觀其狀非人必屍變也予盍為弗少助一
臂乎乃取火鎗火藥下鉛子向婦人發之甫中而顛
雷隨下擊之雨漸止乙卽于神祠中宿焉明旦往視
婦人已洞胷死矣面手皆生白毛長寸許至泚白于

文釋道錄

卷之五

三

衆共往驗之。無不驚詫。聚薪燒之。以滅其形。自此一鄉寧謐。無復小兒失腦之患。曰。

蘭岩曰。有屍而變為旱魃者。采人取小兒腦。敢與雷鬪。斯愈奇矣。乙助成功。亦天使然耳。

陳景之

宛平陳景之作楚遊。道經河南。宿旅邸。二更後。有役卒。械七囚入門。主人曰。客已滿。無宿處矣。役不聽。徑驅囚同彼去。主人嗜曰。奈何。待後如此。後先一間屋。

也。無徒勞往返也。陳亦倚戶笑之。良久不出。主人疑曰。何遂不出。豈其露宿于糞草間耶。亟往觀之。寂無一人。大駭。走告衆人。秉燭共往。遍索不獲。園中殺豬。適生菹。數之。正七頭。咸為歎異。視之。菹亦無異常。變俱各白。四蹄而已。

蘭岩曰。輪迴之說。釋家鑿鑿言。余未深信焉。嗟乎。一遭孽障。頓失人身。喪盡天良。遂成畜類。天下之人。而畜者。豈少也哉。爰必托生豬。豬而第

津津因果乎

陳守備

四川陳守備成烏斯菽。三年受代歸。得一鏡大如茶
甌。置暗室。寒光四射。朗如秋月。寶之。提督岳鍾琪聞
而索之。不與。欲坑之。陳憂憤成疾。目雙瞽。鏡為其培
盜去。不知所終。

蘭若曰：小人無罪。懷璧其罪。古之以寶物召禍
者。其勝計哉。

青衣女鬼

姑蘇顏勿三。圖戲言其鄉有管姓。少年因隣家少婦

佳麗。百計思覩。一日復于牆頭窺。何見婦方絡絲檐

下。翠眉泪睫。顏色悲慘。其姑喃喃數之于房中。管方

憐婦。而恨其姑。忽一青衣婦人。自角門出。笑容可掬。

徑入佛堂。向佛而拜。直起。面跌形如彊屍。管大驚。知

其非人。益注目伺之。婦人拜佛已。即回身。至檐下。向

少婦。以兩手作圈。示之。更以手順頰。指廁。少婦停絡

房中語詩為起
誤認婦人鬼
類多如此

入然... 可無... 度耶

案... 至此方... 始... 矣

足視若有所思。既而涕泣如雨。旋起身如廁。短垣僅及肩。管于高處覩之。頗爲了了。婦入廁。輒解足纏。繫橫木上。青衣婦復左右之意。得甚。管知其竟死。不覺大呼救人。踰垣而過。隣人聞之。驚走來詢。管導衆入廁。視婦已投縊矣。爭相解救。須臾亦復甦。青衣婦人已失所在。姑亦驚怪。不復絮聒已。而其夫歸家。白其故。其妻驚痛。感傷交至。問管兄從何處得悉。管給曰。偶乘屋瓦。草得見其狀耳。家嘆曰。人命關天。呼夫

人數不合休。適值管君有拔草之舉。想亦神佛之所役也。其夫贈酬之。管不受而歸。從此淫心頓息。不復更作壁上觀矣。

蘭岩曰。數不合死。藉此得救。管能頓改前惡。尚爲可取。

汪越

滇南汪太學琦。矢志入都。以酬孤矢之志。行至河南。卒于激浦道中。歷三年。家人莫知消息。其子越甫五

汪越

汪越

汪越

六歲性極孝。及少長，日思其父，欲北上，踪跡之。其母以其幼，弗之許。迨年十七，方白母欲往。母料夫必死，而遺骨不還，日夜嗷泣，見越意不可回，不得已，拚攜數十金，涕泣而囑之曰：見以冲年，客萬里，母肝腸寸斷矣。凡百為母自愛，倘得見汝父，可急同歸，無使倚間人淚眼望穿也。越痛哭受教，一姊一弟，年相亞，風散友愛，亦各涕泗滂沱，恨不與俱。隣里共勸，然後昏手越北上，亦病于道，痛辰龍閣之逆旅，力疾入市，取

慘切之至令人
酸鼻

藥遇一老人，瘦而髯，相之曰：孺子氣色灰敗，不久應死。苟從我指示，不特免罹禍患，且有喜慶。越故穎慧，聞老人言，知其異，再拜求之。老人曰：先問子何以至此。越告以故，並詳姓名。老人歎曰：天緣也。子尊人十年前亦卒如此。唯我知之。越聞父已死，大哭失聲，仆地不能起。老人曰：父死未葬，何以哭為？汝父死日，邑令以棺厝山椒土地祠中，可速往，與廟主謀，指資買一席地，瘞之。蓋死者以入土為安也。蓋父已無忘者。

此老跡甚

夫言會須向山西五里外見叢樹中有茅屋挂草箔者老夫當候汝于彼必將有以教汝矣言訖蹣跚自去越此時驚惶忘病茫茫然訪于樵蘇累于土地祠中得父柩有硃書題曰雲南監生汪君琦之柩越大勸皆絕久之始定因謀于廟主廟主欺其以利其貨多方魚肉之越傾囊籌辦盡置襆被衣履甫得地方丈以葵折蘆伐竹為棚墓側以居焉久之大困忽憶老人言且夫由謝亟往訪之乃如所指向山西行七

如此苦人天何忍哉

此特高閭人富心賜寸斷矣

入里果見叢樹中有茅屋數椽門懸韋箔繞以笆籬方將剝啄而老人已扶筇出見越被服襤褸嘆曰孺子一寒如此哉越泣拜曰幼年流落舉眼無親伏惟老夫憫我棘人父骨得葬悉出厚德老人掖之起曰孺子能孝道器也苟聽我教不憂無好處第恐念不堅耳越陰念進退方失據不如姑從之負骨將母事異日再圖乃再拜告曰父死母老身作斷蓬死且抱恨又何念之不堅老人頷之曰子語及此可以與謀

夜譚遺錄

卷之五 汪越

七

奇極令人不可
測度

矣。携之入室，食而衣之，先賀而後弔焉。越愕然曰：老
丈何為慶弔相隨之速？老人曰：賀子者，賀今日有緣
遇我；弔相子之面，因以測子之心。究竟管鍵不固，欲
以相識終慮不勝，是以復弔耳。越泣曰：丈人亦何輕
量之甚？姑請試之。果其不勝，願甘驅逐。老人拊掌曰：
試之不勝，身命不保，欲求驅逐，得乎？子尚三思，勿貽
後悔。越曰：志堅似石，無所用思矣。老人點首，言次，日
已曛。老人携越，繞出屋後，入一土穴中，黝然如漆。正

奇境忽開

中設一團蒲，使越踞其上。曰：古與今如。邱之貉，
唯大人為能不朽，務耕而不耨，雜草其字之。及秋而
不獲，維禽其饗之，雞之斷尾，自憚其儀也。子誌此而
參之，翌日當來視子。越頓首受教。老人去。越沈心息
慮，學坐枯禪。約食頃，漸入淨境。又久之，覺震震行曠
野中，見一人迎面來，服只孫，裹赤幘，面屢狹，而兩眼
大如盞，繞頰赤鬚如虬，控駿馬如雪之白，見越執禮
甚恭敬，屏立道左，致詞曰：仁聖帝使迎，郎到任。越訝

友聲遠錄 卷之五 汪越 三

矢志不回終副
行願越直道罪
也

此却何才

夜讀隨錄 卷之五 四
曰。到何任。曰。郎已授職。爲木地城隍矣。越曰。老母在堂。未能終養。此事斷不能從命。曰。郎已列仙班。可亟往蓬瀛。方丈。享無疆之樂。越悽然曰。老父客死他鄉。老母情牽故里。神仙何樂而爲之。其人笑曰。郎純孝人也。念念不忘二親。小人寧復敢誑。小人實郎家之厮養卒也。承主人命。祇候郎。幸急行勿緩。越驚曰。素昧平生。何云厮養。君必誤矣。其人曰。不誤。可卽行。三人急欲見郎。故遣代步來。迓耳。越猶豫。其人不耐。

直前掖之上。馬連鞭之。馬長嘶而馳。輕迅剽激。瞬息至一處。馬一躍而逝。與人皆不見。越墜落草中。心目眩瞽。而惡獸蝮蛇。藜藜來往。殊深畏怖。陰念生逢百罹。死且不避。險避安足辭。特父死未歸。母老未養。弟未嫁。弟未婚。一旦死此。何天之不仁也。方痛心間。異物紛紛散走。忽有多人自西南來者。簇擁一車。駕駟馬。孔蓋翠旒。氣象煥赫。越匍匐隱樹側伺之。良久。車漸近。車製寬廣。如一間屋。中坐四五人。內一婦人。忽

安知非思母與
姊與弟婦神人
此幻境耶

作驚訝聲曰路側小郎莫是汪越否越驟聆之瞿然
而興審請車中太驚蓋卽其母與姊弟並老乳母也
此時無暇致詳伏車下號泣不止母亦停驂而泣曰
果吾越兒也兒其勿悲今邂逅得團圓矣汝父在世
忠直信義不修城府今受帝命爲辰龍關土地之神
使人取我暨爾姊爾弟同往享禮祀不意遇爾於此
視汝頭如蓬葆辛苦至矣可便升車往見汝父越大
喜執綏而升與姊弟把握語刺刺不休因問老乳媪

忽及增肩喜情
累死然

亦來乎母曰家中只此媪以其能甘貧至死無二心
故得偕來媪嘆曰耄矣何能爲主庖失飪補綴遺針
日前所爲旋踵輒忘前者爲小姑折洗白綾襦乃失
手誤浸粥盆中惹小姑笑得打愛郎尚憶在家時乎
無巨細何事能辦卽如操量執槩切菜殺雞諸水分
賤役亦濡人代爲分任至今猶不捨携以升天昔者
首途見勾牒上竟天書義媪而不名實不自解何修
而造福至此小姑笑曰一心純麗當獲此報迨抵任

後一切倉厨出納。姿汝指克。誰復敢與汝較。一語媼
咋舌曰。果有此大瘼。且不食其餘。那復有今日言次。
有飛騎至。報曰。至矣。我入一山來。迓者接踵。有黃髮
鯨背若老人者。有服纛鞬若將軍者。有貝帶鷄冠虎
而人者。有夜叉形而採蚺者。紛紛道左。不可殫形。母
子初甚懼怯。而漸亦安之。既而至一府第前。闈人十
數輩。爭相叩拜。母子甫降。輦即闐呵。毀聲隨聞。弦管
叛。曹女子數行。皆宮妓。夾甬道而立。一人自內出冠

奇極

綸巾。被鶴氅。越視之。卽所遇瘦而髯之老人也。懷惑
間。其母已與老人相持而泣。姊泣謂越曰。弟弗識耶。
此卽父也。越哭拜。父撫之曰。兒能孝。雖魂夢中。神仙
亦不願爲。唯念二親。故父得靈顯示。現以慰汝心。汝
孝思已盡。可以歸矣。汝母及汝姊弟。以陽數終。同歸
疫劫。唯汝前程尚遠。此處不可久羈。俟四十年後。自
當迎汝來。此聚首也。越聞之。牽衣弗釋。母撫其背曰。
四十年別耳。兒勿自創。姊弟亦從旁勸勉。越終不捨

明不以已死而
依依不忍捨去
越孝而誠可嘉

去父怒叱之曰。你逆子不速去。斧鑕立加矣。喉左右
拽之出。越以手攀闕。仰首顧母而哭。曰。見辛苦萬端。
始得依依膝下。更復奚之父。突前以靴尖踢之。越大
慟。蹶然而興。恍如夢覺。則身故在土窟中。藉茅坐也。
汗出如漿。久之。神始定。逡巡出穴。茅屋化為烏有。但
見晨光布野。徘徊逾時。心傷如割。信步行數里。出
土地祠。姑入祠謀一餐。人則人聚如蟻。神前牲醴錯
陳。史巫紛若。越不測何事。覓廟主將詢之。入其室。室

詔公肯則便致
疑誠為當然
汪太學甫得
土地甲職遂因
于受欺而述報
之未免急于私

中坐立多人。廟主已死。僵卧床上。臭且殍。越驚而走。
出。忽一巫見而抱持之。棄鼓投地。崩角稽首。大言曰。
公子自至耶。呼眾至。告曰。此即新任神聖之長公子
也。尋親至此。純孝動天。眾乃環拜。越詰其故。巫曰。前
日半夜間。此廟廟主夢雲南汪太學。陞作此廟土地。
廟主擁篲迎神。怒其多方詐。公子貲財無仁心。杖譴
之。醒而臂肉青腫。逢人輒自暴其惡。卧三日。竟死。村
人感神之靈。醵金為賽。囑史巫通辭。願四時盼饗。公

仇矣焉知一方
更無許人肯財
如此廟主者乎
奈何不聞其德
則也子竊為太
學所不取也

夜言世金
舉不懈神降言公子名越年十七極孝方與神會不
日即回生現在山之西土窟中卧羣議公迓詎意獨
行至此越聞之不勝駭愕衆因相競奉越浴以香湯
衣而食之者駢肩累跡關尹知之恐其惑衆迎入署
敬禮之勸其歸滇越亦思母遂蚤夜避衆出關行月
餘抵家則見宅舍傾圮菟葵燕麥荒廢愴心糜暖鹿
鳴悽涼滿目驚詣隣里始知母與姊弟及老乳媪果
皆于兩月前病疫死矣四鄰悉為有司瘞叢葬處越

一慟幾絕隣人哀之共相慰藉越乃罄其貲產扶四
親復至淑浦與其父合葬焉淑浦人敬越如神明羣
襄窀穸之事又為植樹頃刻成林即墓側結蘆奉越
居之邑富人某以二女妻越遂藉于淑浦力田不仕
生三子皆業儒越享素封四十餘年一夕見其弟將
父母命來迎乃處置家事無純而終人皆嘆為純孝
之報云

蘭岩曰純孝性成不避險阻其獲厚報也固宜

春秋樓

某鉅公失其姓名里居。為人剛正不阿。未達時。客遊塞上。入歸化城。某將軍幕府。相得甚歡。每論史。至古忠臣烈士。輒慷慨激烈。同人竊聽。莫不掩口胡盧笑。其迂絕。唯將軍敬重不衰。凡百請益。曾陀羅海營中。建關聖廟。工竣。求公作碑記。將軍曰。我滿洲之不讀書者也。君其為我拔刀。公曰。關聖成靈。彌綸宇宙。某所見古今碑記。無非頌揚忠義。千百如出一口。求一

立意與真不同
漢常

心亦其誠敬

是真神理

另成機軸。以闡發所以為聖為神者。道者。末之一睹。今請假一精舍。休十日糧。為公竭力為之。將軍大悅。曰。君文成。不加點不塗乙。素具逸才者也。此間廟祀正需君文。以傳不朽耳。乃于營中葺淨室。爽敞者三楹。日用之物。無不備具。祇奉以二童子。不呼不入也。公居其中。閉目凝神。至忘寢食。將軍使人密領之。但見枯坐耳。居數日。思慮茫然。機神轉清。一日方晚飯。二童子忽軀軀戲階下。公見之。怒發。驟食吐哺。罵曰。

怒而文思
通奇怪之至

奴子奈何亂我心曲。亟起操杖欲撻之。二童巧避。一
擊不中。而中假山。杖折為二。公即投杖大笑。急走入
室。濡筆揮灑。奮腕直書。童子密報將軍。比將軍至而
文已成矣。見將軍來。大呼曰。奏刀騞然。幸不辱命。將
軍三復讀之。嘆曰。貫串流走。彼昌黎送孟東野序。殊
為排砌矣。至誠感神。君其有神助耶。公曰。初構思。此
中勢如亂麻。聞泉水松風。皆厭其耶。二日後。此心死
矣。今日將購猶無一字。方怒。二童噱戲。將申撻伐。杖

真道神理
亦得拜之

折而幾忽開。操觚時。自覺如征鳥厲疾。一揮而就。憂
憂乎。豈難哉。汨汨然而來矣。誠不解何由得此。將軍
拊髀曰。非偶然也。于是奉百金為潤筆。即請公書之。
公自作記。後名滿塞外。後登第。歷仕至清要。一夜夢
至一處。見有阿殿而過者。儀衛甚盛。輦上貴人。則謂
聖也。公趨前。望塵而拜。闕聖下車。勞之曰。君作記。良
費苦心。時至矣。當待君于春秋樓。好為入幕之賓也。
言訖。擁去。公寤。陰異之。知不久于人世。即致仕歸。

途。備大雨。息駕一古刹中。刹左有危閣。題額則春秋樓也。恍然悟沐浴具衣冠。屏去僮僕。端坐樓上。而逝空中。隱隱有音樂聲。逾時始歇。合刹莫不聞之。

